

长篇小说

柳炳仁 著

关山重重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关山重重

柳炳仁 著

责任编辑:颜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地调院彩印厂印刷

★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字数:380,000

ISBN 7-5404-2560-1

I·1871 定价:26.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部作品想说：虽然战争与和平对人的考验同样严峻，但和平生活更能直逼人的灵魂。小说的故事始于建国之初那场影响深远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于颇有历史转折意义的1984年国庆大阅兵。作品以新的视角着力描写了夏昆、海音、钟劳二和肖尤等一大批男女热血青年在战火中成长、在和平年代里的坚强。他们经历了一次次社会的大风大浪的洗礼，经历了个人感情生活的种种悲欢离合，从而成为不仅敢爱敢恨，而且是大爱大恨的一代。作品在正面描写新一代青年反复的灵魂撞击和情感交锋的同时，还形象地探索了什么是人生的价值、什么是人生的真谛，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作品还描写了用伪装、钻营骗取善良的人们信任的盛忠友和被俘以后依然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飞行员哈里斯两人几十年的命运变化，都有很强的现实感。

本书故事曲折新颖，细节生动真实，结构严密完整，并适当运用了跳跃、内心独白、象征等表现手法，使情节进展节奏加快、心理描写细腻，从而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关山重重

洪学智

二〇〇一年六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上将特为本书题写书名

第 一 章

异国的深秋。傍晚。残阳如血。

从隐蔽得很巧妙的某团驻地的坑道里，钻出三个年轻人。领头的脖子上吊着个照相机，刚刮过的络腮胡子，留下一片雄性十足的鸭蛋青。那一米八四的身坯子，无处不显透出一种姑娘们特别欣赏的健壮、英俊和自信。他的大名叫钟劳二。跟在钟劳二后头的是刚从祖国来的两个新同志。其中一个高挑个子，神情持重，嘴唇闭得很紧，好像怕有什么金贵的东西随时会从嘴里溜掉。他边走边眯起眼睛向四面张望，像缺乏经验的猎人在山林中关注野兽的动静。他单姓单名叫夏昆。在夏昆身后的是中等个头的肖尤。这是个“异相人”——一副猴相，一眨眼一举手，都有几分悟空的滑稽。夏昆和肖尤都是走出大学门一年后，坚决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的。刚才，团里把夏昆分到一营，把肖尤分到三营。钟劳二要到那个方向去采访、拍照，就顺便当了他们的向导。当时他们谁也不曾想到，从那一刻起，三个人的命运便紧紧地扭结在一起，恩恩怨怨的几十年，断不了也解不脱。



斑斑驳驳的彩云，把山川映成淡淡的血色。路边荒废的稻田里，炸弹坑一个紧套一个，个个积满秋水。秋水死了，纹丝不动，上面浮着一层殷红的物质，像酩酊的血浆。

他们翻过一个山坳，面前是一个被战火毁坏的村庄。村庄依山傍水，蒿草中的断壁残垣，依稀勾画出它旧时的规模。村前高地上，有一棵古老的松树，夏昆一眼便估测出，它来到这地球上比美利坚合众国至少要早一万年。但是，它

被美利坚合众国的什么武器拦腰斩断了，凄惨地兀立着，只剩下一根粗壮的侧枝憋着一股劲斜着伸向天空，微微颤抖着，像是在振臂控诉，又像在竭力呐喊。夏昆一边紧跟着钟劳二赶路，一边凝视那古松的不屈，马上联想到自家“浩气屋”门前那棵三百多岁的桂花树，想到曾被日本鬼子吊死在桂花树上的两位可怜的乡亲……

“阿妈妮！”钟劳二激动地叫了一声。

夏昆这才发现，从山溪边的蒿草中走出一位朝鲜老大娘。她脸上的皱纹跟那棵松树的表皮一样，饱经沧桑。她头顶一只缺了口的汲水瓦罐，手牵一个不足五岁的男孩。小家伙的脸脏得像只小花猫，瞪着大眼睛，抿着小嘴，神情麻木。阿妈妮那呆滞无神的眼睛打量着钟劳二他们，眸子突然亮了起来，亮出几分慈祥。但她什么也没说，拉着小男孩朝那没有一间房屋的“村庄”走去。

钟劳二见阿妈妮他们的身影和那棵古松在血红的晚霞中构成了一幅悲壮的画面，便敏捷地举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了一张，同时自我赞叹道：“好！”他对夏昆和肖尤说：“这村子叫松树里。原先有三十八户人家，二百三十一口人。眼下，全村除了上前线的男女青壮年，就只剩下这一老一小了。这孩子的母亲是被一个美国兵用刺刀挑死的。”

夏昆和肖尤听了，情不自禁地再次扭头向那一老一小望去。正当这时，忽听得东边山上传来“啪、啪、啪”三声枪响。钟劳二大吼一声：“防空，快向两边散开！”说着，抢先示范似的卧倒在路边一道半人高的土坎下了。随着刺耳的呼啸声，五架敌机电闪雷鸣般地俯冲而过。接着，从几里外传来一连串重磅炸弹的爆炸声。夏昆感到大地在身下颤抖得好厉害。

“起来吧，没事儿了。”钟劳二拍打着身上的灰土说，“它们不是冲咱们来的，是炸文川大桥的。”

不是冲自己来的，但这种恐怖场面，夏昆和肖尤都从未



经历过，说不怕，那是假的。他俩走出了半里路，腿肚子还在轻轻抽动呢。不一会，他们发现右前方路旁十多米处的稻田里停着一辆坦克，远看像发了绿霉的怪物，躯壳上有“US”和一个白色的五角星。夏昆像盯着一只恶魔，揣摸着，想像着：那黑洞洞的炮筒，曾射出过多少罪恶的炮弹？那锈得发红的履带，曾碾毁过多少良田和村庄？那坦克的炮塔顶，曾伸出过什么样的鬼头鬼脑？

“哐当”一声响，破坦克的炮塔盖突然被什么东西顶开了，把夏昆吓了一跳。正待看个究竟，只见一个志愿军女战士从里面伸出头来！她扑闪着—双乌黑的大眼睛看着他们，左脸蛋上活跃着一只溜溜圆的酒窝子。—见三个男人正使劲看着自己，便有些惊慌失措，脸蛋刷的一下红了。

“海音！”钟劳二惊喜地叫道，那声音磁性很强。他用异乎寻常的热情说：“中午听说你来团部了，我就到处找啊，可都不见你的影子。你钻进这破乌龟壳里干啥呢，想当女坦克驾驶员呀？”

那海音敏捷地爬出炮塔口，站在坦克顶上。她腰小臀肥，优美的体形曲线连那套制式的军装也无法破坏。那发育得很充分的乳房，把灰色的军装顶起，显出两座山峦，呈现出强烈的青春活力。钟劳二急忙举起照相机，“咔嚓”了—家伙。海音快活地对钟劳二说：“你刚才没看到，那五架‘黑乌鸦’就是冲我来的呢！要不是躲进这乌龟壳，还能站在这儿跟你讲话？哈哈……”笑声清脆悦耳，笑得那高高的胸脯都在颤悠。

夏昆痴痴呆呆地望着海音，像是在人而化身其中地欣赏—件动人心魄的艺术品。肖尤也十分好奇地反复打量着海音，这女兵好有意思哟！

钟劳二用全部热情陪海音打了个很长的哈哈，也快活地说起了俏皮话：“那些美国佬的猫眼也真够尖的呀，我们三条汉子在路上大摇大摆，他们都看不见，偏偏瞄上你一个



了。哈哈……”他常在这路上走，早就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秘密：这个乌龟壳，早已成了过路女兵们进行小解之类的理想场所了。他曾经很偶然地打开过炮塔盖，发现里面有一些女人们用过的纸张之类。他决不会公开那秘密，因为那会显得太不文雅，太不礼貌，太不友爱。他和海音早已热烈地“友爱”着呢。这时，海音从坦克上跳下来，大大方方地打量着面前两位新战友。钟劳二马上说：“让我介绍一下，——夏昆，——肖尤，都是刚从祖国来的，都是大学生。肖尤同志分到三营；夏昆同志分到你们营。——夏昆同志，这是你们营的卫生员海音同志，‘海阔凭鱼跃’的‘海’，‘余音绕梁’的‘音’。别看她年纪轻轻的，她可是全团女卫生员中技术最棒的一个，也是最——”

“得了，得了。反对奉承！”海音老练地转身跟夏昆和肖尤握手，“欢迎你们。你们以后就是我的老师了。”说完，就走到一旁，拎起一只装药品的木头箱子，顺势往肩上一搁。

钟劳二急忙抢上一步，说：“来来来，我替你扛，我替你扛。”同时又神秘兮兮地从口袋里掏一个方方正正的小纸包塞到海音手里：“你要的东西带来了。”

海音脸一红也没客气：“那就劳你人驾罗！”她将药箱稳稳地往钟劳二肩上一搁。钟劳二大惊小怪地一缩脖子一弓腰，说：“哟，还真沉着呢！”他欢快地走在前头。

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这样开心的俏皮话，这样毫无拘束的笑声，使夏昆的情绪也松快了一些。他不时拿眼在海音身上扫瞄，每瞄一下都有一种特殊的动人的感觉。怪哉！读大学时，跟全校第一校花肩挨肩地坐过一年，也不曾有这种感觉；在铁路局工作一年，跟一位被局机关干部誉为“东方维纳斯”的姑娘坐一间办公室，业余时间还多次跳过交际舞、排演过《兄妹开荒》，也不曾有这种感觉呀……

海音空着两手，很轻松，显得很快活，一个劲地向夏昆



和肖尤打听：“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同学来信说，祖国今年农业大丰收了，是吗？她说祖国北方组织了许多农业合作社，是吧？……听说南方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生产劲头很足，是吗？……听说祖国青少年最爱听志愿军英雄作报告，是吗？……”她只顾一个劲地问，好像并不需要对方回答，只要有个“对”或“是”之类的单词足矣。钟劳二听她那样激动地向新战友问这问那，心里有点那个，从中插了几次话：

“这个问题我不是向你详细介绍过了吗？”“那个事，我前几天才跟你说过了呀！”他的话并没影响海音的兴致，她仍然跟夏昆他们不停地交谈。夏昆很爱听她讲话的声音，那声音好像弹拨了最动人的琴弦，撩动了他那青春的雄性神经。他突然产生一种企盼：这样的山路长一些，再长一些吧！

“到了！”钟劳二大声宣布，把药箱往山边石坎上一搁。

海音忙从兜里掏出手帕递过去让他擦汗，问：“累了吧？”

钟劳二裂嘴笑笑，说：“没事，没事。你扶着箱子，等我把肖尤同志送到三营再来。”

肖尤听说就要分别，先是十分庄严地冲夏昆和海音叫了声“再见”，等走出十几步，又突然转身，走向夏昆面前，十二分庄严地紧紧握住夏昆的手，一字一板地说：“夏昆同志，我们可要好好搞，争当战斗英雄啊！还是按我们商量的办：如果我牺牲了，你就给我写首长诗；万一你牺牲了，我就给你写本小说。就这样了。再见！”

“就这样。再见！”夏昆也像宣誓似的庄严。

海音看到他们那股子严肃劲，“扑哧”一声笑了：“怪不得有人说你们知识分子想得就是多呢。刚刚跨过鸭绿江，就把牺牲后的事都安排好了。哈哈……”

肖尤极严肃地责怪她：“同志，不能笑！打仗嘛，牺牲还不是常有的事？我和夏昆是作好了牺牲的充分准备才来的呀。你怎么能笑呢？”



“哈哈……”海音笑得更厉害了，乌黑的大眼睛有了泪花，酒窝子更深了。

肖尤向夏昆举举拳头，转身追赶钟劳二去了。

夏昆问海音：“难道你赴朝之前，就没有作好牺牲的准备？”

海音甜甜地笑道：“我的情况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我大叔带过鸭绿江来的。”

“你大叔……他是师长还是军长？”

海音“咯咯”地笑道：“他呀，除了年龄、头发和胡子，什么都不‘长’。”

“那他是个什么人物？”

“是个又老又怪的人物。他跟彭德怀司令员同岁，可入伍还不到一年。”

“真有意思，真有意思！那他怎么能带你到朝鲜来呢，能说给我听听吗？”

“那有啥保密的？”海音坦然地说，“我家住在山海关的长城北面。一九三九年，日本鬼子来了，要奸污我娘。我娘小时是习过武艺的，她操起菜刀，砍死了那个日本兵，还把那鬼子的骚根割下来扔给狗吃了。后来，她被日本鬼子当众活埋了。我爹死得早，我哥哥才十三岁，我弟弟才三岁半，我大叔海大龙就把我们仨拢在身边，拉扯着过日子。第三年，大叔就把我哥送进了八路军。”

“去年底的一天，大叔从铁路上干活回来，手里拿着一张小地图。一进门便大声嚷嚷：‘音子、松子，都快给我过来！’他把地图往小桌上一摊，问道：‘你们快说说，朝鲜国在哪里？’我和弟弟小松当然知道，在学校早把地图看得烂熟了。大叔又问：‘那鸭绿江在哪里呢？’我和小松马上指着了鸭绿江。大叔又开手指一丈量，大声骂道：‘他狗娘养的杜鲁门，把狼爪子伸到鸭绿江边来了！离咱长城老龙头才几步路呀！我看他是想走当年小日本的老路啊！’他跟珠



子都气红了，拳头擂得桌面跳起来。”

“过了一会，大叔又说：‘我寻思着，咱们的翻身日子来得可不易，不能叫那些狼羔子给毁了！打仗本不是啥好事，可人家要打，又有啥办法？咱爷仨也到朝鲜去参战。咋样？’”

夏昆禁不住插嘴了：“你大叔也真不服老呀。”

海音不无自豪地说：“可我当时觉得他太可笑。我说：‘我两次报名参军，人家都没准。现在这老的老，小的小，谁会要咱们呢？’大叔两眼一瞪，说：‘不要咱？别人说不要，可以由他；你大哥敢说不要，我先重重地扇他两耳刮子再说！他当年参加八路，还不是我找到队伍上的首长说情的？你们甭管那些，只要高兴去，一切都包在大叔身上了！’他拍得胸脯‘砰砰’响。果然，他七折腾八折腾的，就把我们都带到这里来了。”

夜幕徐徐降下，夏昆面前人也朦胧，山也朦胧，但那位大叔却鲜明地出现在脑海里。他敬佩地说：“真有意思。你大叔好厉害哟。”

“不！”海音马上纠正，“他心肠可好呢。解放前，他好骂，骂天骂地，骂神仙皇帝。解放了，他不骂了，还经常像孩子似的哼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呢。到朝鲜之后，又开始好骂了，肚子里窝着火。不过他很喜欢我们年青人，像你这样的年轻大学生，他会特别特别喜欢的。”

“真的？”夏昆听到这话，心中惊喜。他明显地听出了那“特别特别喜欢的”之中似乎也有她的一分“喜欢”。站在这异国他邦的冷清清的山谷间，一直强烈地感到她身上辐射的青春气息，不时令他心猿不定，意马四驰。

说话间，钟劳二从三营回来了，三人便朝文川大桥走去。夏昆见钟劳二刚才扛药箱累出了汗，就说：“钟干事，你背我的背包，让我也扛扛药箱吧。”

“不，不，不！我扛得动，扛得动。这点东西算啥



呢？”钟劳二生怕夏昆抢了他什么似的，扛起箱子走在前头。

天色越来越黑了，山影和树影一片朦胧。远处不时传来“轰隆轰隆”爆炸声；附近山上先后升起了特务发射的几颗信号弹。他们全神贯注地走路，说话就少了。

“哦！……哦哦！……”当他们走近一棵大松树时，从松树顶上传来猫头鹰的怪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虽然动物学家们说猫头鹰是人类的朋友，但从它们在黑夜里的叫声里，实在听不出什么友情。

海音对夏昆说：“是夜猫子叫。”

夏昆说：“我知道。我们长沙人叫它猫公鸟。”

“哦！……哦、哦、哦……”那声音在他们头顶上叫得更难听了。

“还叫？看我不揍你！”海音弯腰摸一把小石子朝树上砸去。

“唉哟，唉哟——”树上传来男人的叫唤。

三人一惊，愣住了。

一个猿猴似的黑影从松树上溜下来，脚刚落地，便哭唧唧地说：“姐，我被你打伤了！”

“是小松！”海音和钟劳二同声惊叫道。海音急忙上前，问：“伤在哪里？快让姐看看！”

“不给你看！”小松往后退两步。

“快让姐看看嘛！”海音心疼地抓住他的胳膊。

“嘿嘿，”小松突然嬉皮笑脸的，“逗你玩的呢！美国佬的‘油挑子’用机枪追着扫都扫不着我，你那儿颗小石子还能咋的？”

“啪”的一声，小松背上挨了姐姐一巴掌，“小坏蛋，你钻到这里来干啥呀？”

“嘿嘿，我来保卫姐姐您啦。”

“耍滑头！”海音又拍了他一巴掌。



“逗你是小狗！”小松分辩道，“我听崔医生说，你到团部领药，天快黑了还没回来，就来接你。走到去三营的岔道口，听你在跟谁讲大叔带我们到朝鲜来的事，才把心放到肚里，悄不声地回到这儿放哨来了。”

钟劳二说：“小松对姐真是关心到家了。不过，在这儿有啥哨可放的？”

“钟干事，你可别麻痹大意呀，前面小路边，还有敌机扔下的两颗定时弹呢。我就担心姐从那里抄近道。”

“好小伙子，真是跟你姐一样聪明。好，明天我单独给你照张相片寄到报社去。”

“不照。咱还没当上英雄呢！”小松撒娇地一把搂着姐的脖子，说：“姐，等咱俩都当上了英雄，就这样搂着挨着照张相，那呀，纪念一辈子，甭提有多美！嘿嘿……”

夏昆虽然只看出小松的大致模样，但也看出他是个又机灵又纯朴的小家伙。他开始喜欢小松了。

“现在，由我领着你们向前进！”小松兴冲冲地走在前头。

还没到文川桥头，海音和小松就跟钟劳二和夏昆叫声“再见”，拐小路朝那黑黢黢的山下去了。钟劳二把夏昆带到了河岸边，说：“这个时候，营部是没啥人的，都投入大桥抢修了。你在这儿等一会，我去找人来接待你。”说完便走下了河滩。

夏昆孤零零地站在河岸上，面对的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向对岸望去，黑乎乎的高山，像一道风蚀得严重的古城墙，横亘一方，给他心灵一种莫名的压抑。山根下有蒸气机车排气的“哧——哧——”声。他断定那里是座隧道，一列火车在隧道中隐蔽着。这河面有多宽？水有多深？桥有多长？有多高？被敌机炸成什么样子？全都看不清。部队趁着夜幕的遮掩，紧张地进行抢修。扛枕木的、抬钢轨的、打木楔的、钉钎钉的，各种声响，加上急促的、粗野的吆喝声，



混杂在一起组成了激昂的夜间抢修曲。

他明白，大家争分夺秒，一定要在黎明前把大桥修通，赶在明天上午敌机再来轰炸前多过几趟火车。我这样痴呆呆地站着像什么话？他把背包往河岸上一扔，拔腿便往河滩上走。他来到一个被炸垮了的桥墩边，许多干部战士正在搭枕木垛子取代桥墩。

“扛枕木的，快点跑！要跑！”一个粗重的声音从枕木垛上传下来，人们都行走如飞了。夏昆立刻意识到枕木供不应求，赶忙夹在人流中去扛枕木。枕木是隐藏在山洞中的。

一根枕木往他肩上一搁，连腰都直不起来了。他跨过小学、中学、大学几道门槛之后，就进了机关门，肩上的皮肉与胳膊窝下的皮肉一样细嫩，怎能承受得近百斤重的枕木？他咬住牙，还是把枕木扛到了河滩上。扛第二根时，他连绒衣都汗湿了，两腿发抖，一步一歪扭，几步一停歇。

“那是谁呀？！”刚才那粗重的声音在后头响起。

夏昆不知道他问谁，没答理，还是一步一歪扭。

“没吃饭吗？”那声音追上来了，“这么大的个子，扛这么一根枕木，还扭秧歌，像啥话？！”

夏昆这才知道人家是在说自己呢。有生以来还从没受过这种粗暴的呵斥，他咬紧牙，艰难地往前拱。“你忘了，对面山洞里那列军车上，有几百名伤员在等着运往后方，他们分分秒秒都在流血！我们只有拼死命才能赢得时间。懂得什么叫拼死命吗？！”

夏昆听不出对方是个什么官，也不必知道。他真的拼死命了，使劲往前跑。刚跑出几步，绊着一块鹅卵石，身子一歪。就在他要连枕木一起栽倒时，突然一只大手伸了过来，稳稳实地架住了他。“把枕木放下！”还是那粗重的声音。

夏昆服从了。对方用电筒在他脸上闪了一下，问：“啊，你是谁？”



“我是新兵，叫夏昆。”

“啊，就是刚从祖国来的技术员？怎么一上来就干这种重活呢？快到岸边歇着去！”

“不，我能坚持。”

“我是团长。听命令：到岸边歇着去！”

啊，他就是赵团长？在团部就听说他几十天没离开这抢修现场了。“白天桥炸断，晚上又通车”，这种奇迹就是他领着大家创造的。敌人在这不大的大桥上已投下上千颗炸弹了。

夏昆不敢违抗赵团长的命令，但也没回岸边休息。他到几个抢修点察看去了。

黎明时，已有南来北往的四列车从刚刚修复的文川大桥上通过，这使夏昆这个同济大学桥梁专业的高材生感到震惊。

参加抢修的官兵大都回山洞休息去了。夏昆站在桥头仔细察看大桥全貌，只听得赵团长大声说：“除指定人员外，其余的都回去！”

“等一等！”钟劳二端着照相机从一旁跑过来说，“团长，我这机子里还有个胶卷尾巴，给您照张相吧。”

“可以。”赵团长很痛快。他转声咋呼开来：“来来来，大伙都来，在咱们英雄的文川桥头留个影子！”

听说要照相，年轻人个个来劲了。营部通信员盛忠友一蹦三尺高，叫道：“太来劲了！太来劲了！”海小松像只猴子，从桥底下钻出来，一边往赵团长身边靠一边大声招呼海音：“姐，快来呀，钟干事要给咱们照相啦！”

海音一听，便往一个积水的弹坑边走去。她以水为镜，低头伸脖子一照，哟，脸蛋上那好看的酒窝边有一抹黑烟子。她忙掏出小手帕使劲地擦着。

钟劳二见赵团长、夏昆、盛忠友和海小松都拉开了架势，而海音还在弹坑边“化妆”，便有意磨蹭着，装模作样



地调着光圈和焦距，还不时往海音那边瞟两眼。直等到海音一溜小跑过来挨着小松站好，他才郑重地宣布：“好了，都不要动了，眼睛都看着我。”他从相机里观看着海音那双乌亮的大眼睛，发现她的表情过于严肃，便说：“大家表情再自然点，来点革命乐观主义，大家齐声喊‘吃一茄一子’——”

“等一等！”钟劳二正要摁快门，赵团长说话了，朝着桥下叫道：“老苗，快来，一起照张相！”

那“老苗”叫苗大田，是刚从“钢铁一连”连长提为营长的，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老”不起来。他蹦跳着过来说：“正好，我早就想在文川桥头照张相纪念纪念。——小松，快给我‘侦察’一番，看看脸上有没有‘敌情’？”说着，将脸往海小松面前伸过去。

海小松调皮地指着苗大田的鼻子尖说：“哎呀，‘敌情’可严重呢，美国佬的‘臭乌鸦’在你鼻梁上拉了一把屎！”

“去，去，去！”苗大田把小松的手打回去。

钟劳二又一次拉开个摁快门的架势了：“别闹了，大家都站好，眼睛都看着我，来点革命乐观主义，‘吃一茄一子’——”

“等一等！还有我啦。”一个大高个子连喊带叫连蹦带跳地从桥下上来了。

“马大个，”赵团长对那大高个说，“你身子往下缩点，要不，大伙都被你给比矮了。”这话把大家逗笑了。

“马大个”是“钢铁一连”副连长马文秀，他憨厚地说：“团长放心，我这脚下正好有个坑，会把我降低一尺。”大家又哈哈大笑。

“别笑得那么厉害。”钟劳二又拉开个拍照架势，“都看着我——”

“慢！”赵团长一摆手，冲着桥上叫道：“大龙同志，



快过来照张相。”

夏昆顺着赵团长的目光望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兵扛着一根撬棍从桥上过来。他的块头又高又大，一脸乌黑的络腮胡须足有三寸长，眉毛像两把黑刷子，眼睛像铃铛，眼光逼人。不用猜，肯定是海音的大叔海大龙。

老兵海大龙一点也不给赵团长面子，气冲冲地问：“照个啥相？”

赵团长说：“请您跟大伙合个影呀。”

“不合！”海大龙吼道，火气好大。

马大个说：“大叔，别摆架子嘛，跟这么多年战友在文川大桥合个影，您更会长寿的。”

“还长寿呢！瞧这窝囊劲，受这窝囊气，照着有啥看头？！”老兵说完，扭头便走。

“大叔！”海音追上去，撒着娇，抱住大叔的胳膊，说：“叔，来吧，您一辈子还没照过相呢。您一点也不窝囊！”

老兵海大龙站住了，一只粗黑的手疼爱地抚摸着海音的头说：“傻孩子，真以为大叔嫌自个儿丑吗？不，俺比那个杜鲁门漂亮多了！正因为你大叔一辈还没照过相，就要照得像个样儿。赶明日打败了美帝野心狼，咱们一家人上北京，俺找个大理发店，好好理个发，把大胡子连根刮个净，然后一起站在天安门前头，笑咪咪地照个大相片。那才叫有意义！”说完又要走。

“就不嘛，我叫您跟大家合个影！”海音仍然双手搂住大叔的腰，撒着娇。钟劳二、苗大田、马大个和小松也都劝说，海大龙才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拄着撬棍，站在大家一起了。

钟劳二突然改变主意，在海音身边留个位置给自己，将照相机支好，来个自动拍照。快门一响，他十二分得意地宣布：“这张照片，大家的表情一定十分自然，显示了英雄本

